

諸子彙函



門仁13
號97
卷26

諸子彙函卷之二十一

崑山

歸有光熙甫

蒐輯

長洲

文震孟文起

參訂

荆山子

姓桓名譚字君山漢光武時人因當時輾
佐不明論失時宜舉多過事作新論譚懷
遠人懷遠荆山子和采玉
處譚嘗隱此故名荆山子

琴詠

新論

雍門周以琴見孟嘗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
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富而

楊力菴曰初著
書言當世行事
二十九篇世祖
言之琴道一篇

諸子彙函

卷二十一

荆山子

一

示竟唐李使班
同精成之

受一室曰東觀
記載譚云晉人
多遺後世之物
羅統精瑣雜絲
玩好以淫人耳
日而竭盡其財

今貧損壓窮巷不交四隣不若身材高妙懷質
抱真逢讒罹謗結怨而不得信不若交歡而結
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
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澤為鄰入用窟穴為家
困于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
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為之援琴而長太息
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廈
高堂連門洞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諂諛
侍側揚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娛耳練色以淫目

足謂一樹奢好
而遺棄末也求
人之儉約當足
門可羅雀

水戲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鉤乎不測之淵野游
則登平原馳廣園強弩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
酒娛樂沉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
指雖有善鼓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
雍門周曰臣竊為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
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
無事不從即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
秦楚之強而報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道也有
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天道不常寒暑更進

吳康帝曰此戰
國時風俗亦孟
嘗君所為

王陽明曰譚疏
三軍神命言理
國譬如琴瑟其
不調者則解而
更張之夫更張
難行而拂眾者
下

退于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傾
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狐狸穴其中游兒牧
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
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交睫而君
下雍門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終而
成曲孟嘗君遂歔歔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今文
立若亡國之人也
王鳳洲曰聽雍門之論先已傷心實必鼓琴
也

委宛了

王充字仲任東漢人過日成訟著論
簡釋物類正時俗蔡中郎秘之帳中

逢遇篇

操行有常賢仕官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
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
可保以必卑賤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流薄
能濁操遇在衆土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
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若顯未必賢遇
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濟行尊

王鳳洲曰得意
處全在推原君
臣時勢雖說不
賢之遇而實重
悲者之不遇
也

王汝川曰同至
而異操同操而
異主其遇合之
異命也遇也有
幸不幸耳

子桀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于堯之廷所以遇
不遇非一也或時賢而輔惡或以大才從于小
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濁或無道德而以技合或
無技能而以色幸伍員伯喜宜讀作鄒字俱事夫差
伯喜尊重伍員誅死此異操而同主也或操同
而主異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
才俱也伊尹為相箕子為奴伊尹遇成湯箕子
遇商紂也夫以賢事賢君君欲為治臣以賢才
輔之趨舍偶合其遇固宜以賢事惡君君不欲

李見遠曰此見
聖賢之臣必遇
聖君之君然此
一區議論尤見
精仰

為治臣以忠行佐之操志乖忤不遇固宜或以
賢聖之臣遭欲為治之君而終有不遇孔子孟
軻是也况子絕糧陳蔡孟軻困于齊梁非時君
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
驥騄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臯陶者必堯舜也
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軛
之患有接其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閉
心塞意之變故至言棄捐聖賢距逆非闇聖賢
不甘至言也聖賢務高至言難行也夫以大才

許季子曰勳聖
賢或顯或隱或
封或號道不同
其趣一也要之
各認其是而已

言先口道有
補論義雖當

于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以大才之臣過
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許由太公伯夷是
也虞舜許由俱聖人也竝生唐世俱面于堯虞
舜紹帝統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賢也竝出
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夫賢聖道
同志合趨齊虞舜太公行耦許由伯夷操違者
生非其世出非其時也道雖同同中有異志雖
合合中有離何則道有精麤志有清濁也許由
皇者之輔也生于帝者之時伯夷帝者之佐也

季子麟曰非武
王孰為除暴虐
非伯夷孰為留
節義二聖各是
其是也說者未
嘗非除暴而高
節義也此以帝
佐王臣分辨忒
偏

出于王者之世竝由道德俱發仁義主行道德
不清不留主為仁義不高不止此其所以不遇
也堯溷舜濁武王誅殘太公討暴同濁皆麤舉
措鈞齊此其所以為遇者也故舜王天下皐陶
佐政比人無擇深隱不見禹王天下伯益輔治
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皐陶才愈無擇伯益能
出子高也然而皐陶伯益進用無擇子高退隱
進用行耦退隱操違也退隱勢異身雖屈不願
進人主不須其言廢之意亦不恨是兩不相慕

諸理齊曰三說者缺挾持浮說始以帝王之術強以所難為然後得以售其伯說耳非真能明帝王之道也引以明遇合之難

楊廣夫曰大意似做說難而詞格不如世使然也

也商鞅三說秦孝公前二說不聽後一說用者前二帝王之論後一霸者之議也夫持帝王之論說霸者之主雖精見距更調霸說雖龐見受何則精遇孝公所不得龐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說者不在善在所說者善之才不待賢在所事者賢之馬圖之說無方而野人說之子貢之說有義野人不聽吹簫工為善聲因越王不喜更為野聲越王大說故為善于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愛為不善于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

王賜答曰此段有補上意

王仲山曰才能遇合常也無微能薄技者亦見幸今色進御常也至覲面惡色亦見庸遇不過為之机非智力可

見憎此以曲伎合合則遇不合則不遇或無伎妄以姦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竊簪之臣雞鳴之客是竊簪之臣親于子反雞鳴之客幸于孟嘗子反好偷臣孟嘗愛偽客也以有補于人君人君賴之其遇固宜或無補益為上所好籍孺鄧通是也籍孺幸于孝惠鄧通愛于孝文無細簡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嫺皮媚色稱夫好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醜面惡色稱媚于人嫫母無鹽是也嫫母進于黃帝無鹽納于

林見素曰遇合可遇而不可求求與之遇合適與之睽耳君子設不遇則固勞安命可

趙浚谷曰下數段是嘆知遇之艱

齊王故賢不肖可豫修知遇難先圖何則人主好惡無常人臣所進無豫偶合爲是適可爲上進者未必賢退者未必愚合幸得進不幸失之世俗之議曰賢人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准主觀鑒治內調能定說審詞際會能進有補贍主何不遇之有今則不然作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說以夏進鑪以冬奏扇爲所不欲得之事獻所不欲聞之語其不遇禍幸矣何福祐之有乎進能有益納說有補人之所知也或以

胡雅齋曰此又辨駁之論

許季升曰遇在宿學成名然亦有幸不幸處未可執一論

不補而得祐或以有益而獲罪且夏時鑪以冬濕冬時扇以夏火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說可轉能不可易也世主好文已爲文則遇主好武已則不遇主好辯有口則遇主不好辯已則不遇文王不好武武主不好文辯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辯文與言尚可暴習行與能不可卒成學不宿習無以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主倉猝之業須臾之名日力不足不預聞何以准主而納其說進身而託其能哉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

李性學曰設周人不遇自敘悲

痛堪嘆

陳廣野曰叙不遇情狀酷似

亦對山曰轉出立意有方鈞力

白首泣涕于塗者人或問之何為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不一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為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為武武節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仕患有時不可求也夫希世准主何不可為况節高志妙不為利動性定質成不為主顧者乎且夫遇也能不預設說不宿具邂逅逢喜遭觸上意故謂之

楊遂菴曰前數段分別遇不遇之機比下駭涼德薄能之夫窮取以偶世容皆非正遇君子羞而不為者取結正而確

遇如准主調說以取尊貴是名為揣不名曰遇春種穀生秋刈穀收求物得物作事事成不名為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為遇猶拾遺于塗撫棄于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輔禽息之精陰慶鮑叔之魂默舉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既不能定遇不遇之論又就遇而譽之因不遇而毀之是據見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審才能也

陳子淵曰未覩論衡不知其思之雋瞻心計之細折也况蔡中郎帳中之秘乎

李于鱗曰通篇議論浩蕩氣力矯健熟讀自發人才思下筆驚人

累害

委宛子

凡人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有毀傷不全罪過有累積不除聲名有闇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也。又知非昏策非昧也。逢遭外禍累害之也。非唯人行凡物皆然。生動之類咸被累害。累害自外不由其內。夫不本累害所從生起而徒歸責于被累害者。智不明闇塞于理者也。物以春生人保之以秋成人。必不能保之。卒然牛馬踐根刀鎌割莖生者不育。至秋不成不成之類遇害

李于鱗曰累害者其嚴端之下

吳濤泉曰以俗
事形正理播俗
為雅

程益敷曰格條
宜而詞委曲

陸平泉曰三累
三害一篇眼目
在此兩句下面
分解

不遂不得生也。夫鼠涉飯中捐而不食捐飯之
味與彼不污者鈞以鼠為害棄而不御君子之
累害與彼不育之物不御之飯同一實也。俱由
外來故為累害修身正行不能來福戰栗戒慎
不能避禍禍福之至幸不幸也。故曰得非已力
故謂之福來不由我。故謂之禍不由我者謂之
何由。由鄉里與朝廷也。夫鄉里有三累朝廷有
三害累生于鄉里害發于朝廷古今才洪行淑
之人遇此多矣。何謂三累三害凡人操行不能

徐子升曰愛則
生譽惡則生毀
象口燥金積毀
消當三累之禍
不小矣

吳筠泉曰小人
伺君常密君子
待小人常疎茫
濤登車攬轡貪
吏望風解印滂
卒罹黨錮之禍

哲子集

卷三 委託子

累害

十

慎擇交友同心恩篤異心疎薄疎薄怨恨毀傷
其行一累也。人才高下不能鈞同同時並進高
者得榮下者慙恚毀傷其行二累也。人之交遊
不能常歡歡則相親忿則疎遠疎遠怨恨毀傷
其行三累也。位少人衆仕者爭進進者爭位見
將相毀增加傳致將昧不明然納其言一害也。
將吏異好清濁殊操清吏增郁郁之白舉涓涓
之言濁吏懷恚恨徐求其過因纖微之謗被以
罪罰二害也。將或幸佐吏之身納信其言佐吏

是其驗也

陸平泉曰孔子
墨翟並說其
偏駁處

程舜敷曰君子
守不阿難進易
退至不能自免
世俗不厚其心
徒以毀譽成敗
論人流俗之混

非清節必拔人越次在失其意毀之過度清正
之仕抗行伸志遂為所憎毀傷于將三害也夫
未進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雖孔丘墨
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動百行作
萬事嫉妬之人隨而雲起枳棘鉤掛容體蚤蠹
之黨啄螫懷操豈徒六哉六者章章世曾不見
人不原士之操行有三累仕宦有三害身完全
者謂之累被毀謗者謂之辱官升進者謂之善
位廢退者謂之惡完全升進幸也而稱之毀謗

如此

徐子升曰見一
時愛增毀譽公
論萬代不混

張陽和曰碗上
易缺矯：易污
此正宜所不免
也

季子實曰范滂
性剛剛戒其子
曰我欲使汝為
惡則惡不可為
使汝為善則我
不惡此亦後傑

諸子集出

卷之三 委宛子

累害

二

廢退不遇也而訾之用心若此必為三累三害
也論者既不知累害者行賢累也以塗搏泥以
黑點繪孰有知之清受塵白取垢青蠅所汗常
在練素處顛者危勢豐者虧頽墮之類常在懸
垂屈平潔白邑犬群吠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固
庸能也偉士坐以俊傑之才坐讀為生招致群吠之
聲夫如是豈宜更勉奴下循不肖哉不肖奴下
非所勉也豈宜更偶俗全身以弭謗哉偶俗全
身則鄉原也鄉原之人行全無闕非之無舉刺

致快奴下不可
諸俗偶俗又聖
賢所惡耳

吳錫泉曰女無
義惡入宮見妬
士無賢不肯入
朝見嫉美止鄭
袖朝吳也

之無刺也此又孔子之所罪孟軻之所愆也古
賢美極無以衛身故循性行以俟累害者果賢
潔之人也極累害之謗而賢潔之實見焉立賢
潔之跡毀謗之塵安得不生絃者思折伯牙之
指御者願摧王良之手何則欲專良善之名惡
彼之勝已也是故魏女色艷鄭袖鼻之朝吳忠
貞無忌逐之戚施彌妬遽除多佞是故濕堂不
灑塵卑屋不蔽風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岝
不得峭如是牖里陳蔡可得知而沉江蹈河也

陸平泉曰筆力
頓挫更豪邁不
羈

程舜敷曰引孔
孟有感慨

范屏麓曰小人
讒毀何代無之

以軼才取容媚于俗求全功名于將不遭鄧析
之禍取子骨之誅幸矣孟賁之尸人不刃者氣
絕也死灰百斛人不沃者光滅也動身車智顯
光氣于世奮志教黨立卓異于俗固常通人所
讒嫉也以方心偶俗之累求益反損蓋孔子所
以憂心孟軻所以惆悵也德鴻者招謗為士者
多口以休熾之聲彌口舌之患求無危傾之害
遠矣臧倉之毀未嘗絕也公伯寮之愬未嘗滅
也埳成丘山汙為江河毫髮之善小人不得有

吳錫泉曰此段有擊首尾應之妙

張陽和曰又復見是容嗟賢人謗毀之害也

李子實曰收結有子鈞力

也以玷污言之清受塵而白取垢以毀謗言之貞良見妬高奇見噪以遇罪言之忠言招患高行招恥以不純言之玉有瑕而珠有毀焦陳留君兄名稱兗州行完跡絜無纖芥之毀及其當為從事刺史焦康絀而不用夫未進也被三累已用也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何則眾好純譽之人非真賢也公侯已下玉石雜糅賢士之行善惡相苞夫采王者破石拔玉選士者棄惡取善夫如是累害

之人負世以行指擊之者從何往哉
程徐子升曰描世態子筆端而容嗟感慨令讀
學者按劍矣文吏以理事為力而儒生以學問
為程舜敷曰古來賢哲多不免于流俗媚嫉之
亦遺禍豈細哉

君兄名稱兗州行完無憾不用天也
為貴豈味哉
對報嫂曰古來賢哲多不食千祿計散財之
參差險身也何則眾好純善之人非負賢也
斜千代曰哉世想千筆識而容聖則令
之人貧世以許許學之昔賢所共惜

吳勃泉曰此
有擊首尾應之
妙

張陽和曰又護
身之寶也
李于實曰收結
百子鈔力

。。効力

委宛子

程才量知之篇徒言知學未言才力也人有知
學則有力矣文吏以理事為力而儒生以學問
為力或問揚子雲曰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
亦有之乎答曰百人矣夫知德百人者與彼扛
鴻鼎揭華旗者為料敵也夫壯士力多者扛鼎
揭旗儒生力多者博達疏通故博達疏通儒生
之力也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梓材曰強人有
王開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強于禮義故

康鼎山曰發揮
力字甚妙

丘瓊山曰此壯
士之力

諸子彙函

卷三

委宛子

効力

四

姜鳳阿曰說文
力處有味其言
之也

顧迴瀾曰議論
好儘不可及不
免艱澁仕撰之
能

王敬勉曰此文
吏之力
姚令威曰此文
儒之力

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
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問曰說
一經之儒可謂有力者曰非有力者也陳留龐
少都每薦諸能之吏常曰王甲某子才能百人
太守非其能不百少都更曰言之尙少王甲某
子才能百萬人大守怒曰親吏妄言少都曰文
吏不通一經一文不調師一言諸生能說百萬
章句非才知百萬人乎太守無以應夫少都之
言實也然猶未也何則諸生能傳百萬言不能

王敬勉曰文儒
能屬文儒生能

明經
姚令威曰此又
應上少都之言

李性學曰既名
爲儒便宜擔當
仁之重任如區
區章句矣

覽古今守信師法雖辭說多終不爲博殷周以
前頗載六經儒生所不能說也秦漢之事儒生
不見力劣不能覽也周監二代漢監周秦周秦
以來儒生不知漢欲觀覽儒生無力使儒生博
觀覽則爲文儒文儒者力多于儒生如少都之
言文儒才能千萬人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
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
已不亦遠乎由此言之儒者所懷獨已重矣志
所欲至獨已遠矣身載重任至于終死不憊不

胡冰心曰載仁
戰學輕重便不
均

論白山曰以地
力之盛比文儒
不智之茂有情
趣

馬負圖曰推竟
轉折發換

衰力獨多矣。夫曾子載于仁而儒生載于學所
載不同。輕重均也。夫一石之重。一人挈之。十石
以上。二人不能舉也。世多挈一石之任。寡有舉
十石之力。儒生所載。非徒十石之重也。地力盛
者。草木暢茂。一畝之收。當中田五畝之分。苗田
人知出穀多者。地力盛。不知出文多者。才知茂
失事理之實矣。夫文儒之力。過於儒生。况文吏
乎。能舉賢薦士。世謂之多力也。然能舉賢薦士
上書日記也。能上書日記者。文儒也。文儒非必

姚令威曰文儒
筆下雲舒霧卷
其不識高人一
等未易當此

嚴對山口昔楚
人慕鳥獲之力
者而學之。其里
之父欲持子鉤
之負而適秦。問
楚人而請焉。楚

諸子彙編

卷三

委宛子

効力

十六

諸生也。賢達用文則是矣。谷子雲。唐子高。章奏
百上筆有餘力。極言不諱。文不折乏。非夫才知
之人不能為也。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
刪五經。秘書微文。無所不定。山大者。雲多。泰山
不崇。朝辦雨。雨天下。夫然則賢者有雲雨之知
故。一有其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矣。世稱力
者。常褒烏獲。然則董仲舒。楊子雲。文之烏獲也。
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脉而死。少文之人
與董仲舒等。涌冒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絕脉之

人試負之肩之
而不能勝勝之
而不能步步之
而不能泰強而
泰焉不十步而
絕筋一動以死
學文者無重揚
之力而求至二
子之地必負而
不勝也茲秦武
其覆轍也

東萊曰江河
源流故波濤萬

變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爲二十萬博士第
子郭路夜定舊說死于燭下精思不任絕脉氣
滅也顏氏之子已曾馳過孔子于塗矣劣倦罷
極髮白齒落夫以庶幾之材猶有什頓之禍孔
子力優顏淵不任也才力不相如則其知思不
相及也勉自什伯鬲中嘔血失魂狂亂遂至氣
絕書五行之牘書十奏之記其才劣者筆墨之
力尤難况乃連句結章篇至十百哉力獨多矣
江河之水馳涌滑漏席地長遠無枯竭之流本

項禮洽則易枯
竭驥驥逸足故
稱息千里庸弩
則難齊健文儒
負不羈之才胸
中萬頃筆下超
逸豈才劣者及
其一耶

姜鳳阿曰見有
力之將必資文
力之士

源盛矣知江河之流遠地中之源盛不知萬物
之人胷中之才茂一有無字迷惑者也故望見驥足
不異于衆馬之蹄躡平陸而馳騁千里之跡斯
須可見夫馬足人手同一實也稱驥之足不薦
文人之手不知類也夫能論筋力以見比類者
則能取文力之人立之朝廷故夫文力之人助
有力之將乃能以力爲功有力無助以力爲禍
何以驗之長巨之物強力之人乃能舉之重任
之車強力之牛乃能輓之是任車上阪強牛引

言一彙目
姜鳳阿曰見不
可無人薦舉

趙汝谷曰譬喻
確切

前力人推後乃能升踰如牛羸人罷任車退却
還墮坑谷有破覆之敗矣文儒懷先王之道含
百家之言其難推引非徒任車之重也薦致之
者罷羸無力遂却退竄于巖穴矣河發崑崙江
起岷山水力盛多滂沛之流浸下益盛不得廣
岸低地不能通流入乎東海如岸狹地仰溝洫
決決散在丘墟矣文儒之知有似于此文章滂
沛不遭有力之將援引薦舉亦將棄遺于衡門
之下固安得升陟聖主之庭論說政事之務乎

李于鱗曰火舉
方明士之達也
亦必有力者舉
之以附青雲耳

何燕泉曰此喻
才之大小相資
而成功者謂六
才不資小才立
功小才不恃大
才荐別則易獲
無筆舌荐引之
欲自見其奇也

諸子彙函

卷三

季子

芻

七

六之光也不舉不明有人于斯其知如京其德
如山力重不能自稱須人乃舉而莫之助抱其
盛高之力竄于閭巷之深何時得達豈育古之
多力者身能負荷于鈎手能決角仰鈎使之自
舉不能離地智能滿胃之人宜在王闕須三寸
之舌一尺之筆然後自動不能自進進之又
不自安須人能動待人能安道重知大位地難
適也小石附于山山力能得持之在沙丘之間
小石輕微亦能自安至于大石沙土不覆山不

難矣

徐子與曰百餘
臂自泰山推
引米

許季升曰引孔
子作証依旧仍
七意

能持處危峭之際則必崩墜于坑谷之間矣大
智之重遭小才之將無左右沙土之助雖在顯
位將不能持則有大石崩墜之難也或伐薪于
山輕小之木合能束之至于大木十圍以上引
之不能動推之不能移則委之于山林收所束
之小木而歸由斯以論知能之大者其猶十圍
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薦其猶薪者不能推引
大木也孔子周流無所留止非聖才不明道大
難行人不能用也故夫孔子山中巨木之類也

霍渭先曰桓公
得管仲而成伯
子胥屈原不丁
于管仲也而功
不立由主能舉
不能舉遇者不
遇也

錢文登曰鞅說
孝公伯圖乃其
本心是鞅既度
其君又度其身
知其可行也

諸子彙函

卷三

管子

勸力

十九

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管仲有力
桓公能舉之可謂壯強矣吳不能用于胥楚不
能用屈原二子力重兩主不能舉也舉物不勝
委地而去可也時或恚怒斧斲破敗此則子胥
屈原所取害也淵中之魚遽相吞食度口所能
容然後嚙之口不能受哽咽不能下故夫商鞅
三說孝公後說者用前二難用後一易行也觀
管仲之明法察商鞅之耕戰固非弱劣之主所
能用也六國之時賢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齊齊

張玄超曰賢才
去就所係輕重
如此

顧東江曰翰當
明于用賢也

輕為趙趙完畔魏魏傷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
兵不侵境蓋十五年不能用之又不可察其書兵
挫軍破國并于秦殷周之世亂跡相屬亡禍比
肩豈其心不欲為治乎力弱智劣不能納至言
也是故趙重一人之跡不能距也。嗑大一人之
掌不能推也。賢臣有勁強之優。愚主有不堪之
劣。以此相求。禽魚相與遊也。于將之刃。人不推
頓。瓜瓠不能傷篠簳之箭。機不能動發。魯縞不
能穿。無非于將篠簳之才也。無推頓發動之注。

康對山曰懇切
深至

高似孫曰重重
立喻机致勃勃

瓜瓠魯縞不穿傷焉。望斬旗穿革之功。平故引
弓之力。不能引強弩。弩力五石。引以三石。筋絕
骨折。不能舉也。故力不任強。引則有變。惡折脊
之禍。知不能用賢。則有傷德毀名之敗。論事者
不曰才大道重。上不能用。而曰不肖。不能自達
自達者。帶絕不抗。自銜者。賈賤不離。案諸為人
用之物。須人用之。功力乃立。鑿所以入木者。錐
叩之也。鐸所以能振地者。跽蹈之也。諸有鋒刃
之器。所以能斷斬割削者。手能把握之也。力能

錢文登曰韓信
事項位不過即
中一見漢王即
受人將軍印故
能成燕齊趙魏
之功持之善也

陳灌室曰何收
和府圖籍知國
家休要其器越
人矣矣

推引之也韓信去楚入漢項羽不能安高祖能
持之也能用其善能安其身則能量其力能別
其功矣樊鄴有攻城野戰之功高祖行封先及
蕭何則比蕭何于獵人同樊鄴于獵犬也夫蕭
何安坐樊鄴馳走封不及馳走而先安坐者蕭
何以知爲力而樊鄴以力爲功也蕭何所以能
使樊鄴者以人秦收歛文書也衆將拾金何獨
撥書坐知秦之形勢是以能圖其利害衆將馳
走者何驅之也故叔孫通定儀而高祖以尊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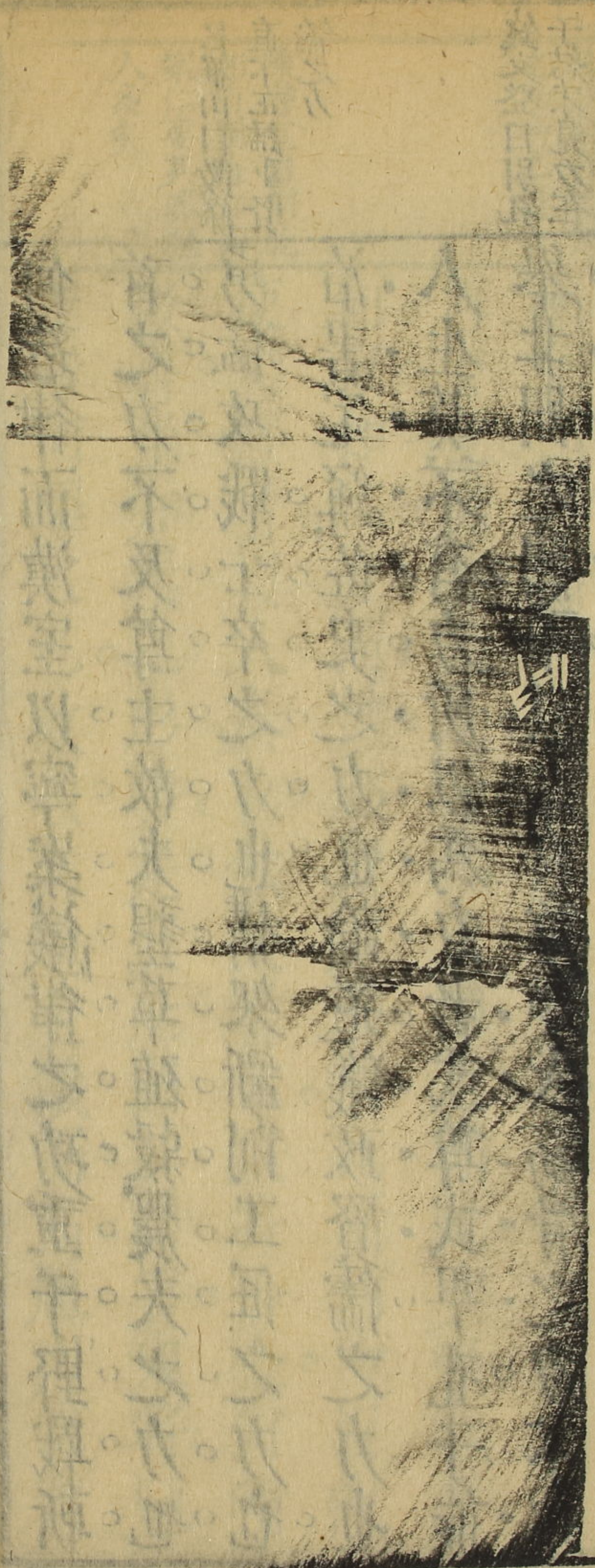
呂維山曰數條
直下正歸重賢
儒之力

錢文登曰引孔
子結末見力在
于仁義

何造律而漢室以寧案儀律之功重于野戰斬
首之力不及尊主故夫墾草殖穀農夫之力也
勇猛攻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斲削工匠之力也
治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
人生莫不有力所以爲力者或尊或卑孔子能
舉井門之關不以力自章知夫筋骨之力不如
仁義之力榮也

霍渭先曰鑿鑿有據議論復關係不淺至末
全爲蕭相國出力矣

張玄超曰力字是一篇眼目効力一篇援引
周詳委至但文氣不免同衰漢風習矣



。指瑞

委宛子

李子實曰破世
人之惑于瑞應

祝石林曰轉法
更醒

儒者說鳳凰騏驎爲聖王來以爲鳳凰騏驎仁
聖禽也思慮深避害遠中國有道則來無道則
隱稱鳳凰騏驎之仁知者欲以表聖人也非聖
人之德不能致鳳凰騏驎此言妄也夫鳳凰騏
驎聖人亦聖聖人恹恹憂世鳳凰騏驎亦宜
率教聖人游于世間鳳凰騏驎亦宜與鳥獸會
何故遠去中國處于邊外豈聖人濁鳳凰騏驎
清哉何其聖德俱而操不同也如以聖人者當

孫季泉曰駁思慮深避害遠文王孔子一証

陸平泉曰應拘姜里厄陳蔡

隱乎十二聖宜隱如以聖者當見鳳麟亦宜見如以仁聖之禽思慮深避害遠則文王拘于姜里孔子厄于陳蔡非也文王孔子仁聖之人憂世憫民不圖利害故其有仁聖之知遭拘厄之患凡人操行能脩身正節不能禁人加非于已案人操行莫能過聖人聖人不能自免于厄而鳳麟獨能而字自全于世是鳥獸之操賢于聖人也且鳥獸之知不與人通何以能知國有道與無道也人同性類好惡均等尙不相知鳥獸

季卓吾曰人與鳥獸不相知是確論足破拘儒執泥

孫季泉曰孝宣二証

程舜敷曰舉孝宣時祥瑞論之則麟鳳之應何在

與人異性何能知之人不能知鳥獸鳥獸亦不能知人兩不能相知鳥獸爲愚于人何以反能知之儒者咸稱鳳凰之德欲以表明王之治反令人有不及鳥獸論事過情使實不著且鳳麟豈獨爲聖王至哉孝宣皇帝之時鳳凰五至騏驎一至神雀黃龍甘露醴泉莫不畢見故有五鳳神雀甘露黃龍之紀使鳳麟審爲聖王見則孝宣皇帝聖人也如孝宣帝非聖則鳳麟爲賢來也爲賢來則儒者稱鳳凰騏驎失其實也鳳

孫季泉曰獲麟
三証

吳筠泉曰麟為
聖人出也麟死
而知聖道之窮

皇駢麟為堯舜來亦為宣帝來矣夫如是為聖
且賢也。儒者說聖太隆則論鳳麟亦過其實。春
秋曰西狩獲死麟。人以示孔子。孔子曰孰為來
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襟。禁儒者說之以
為天以麟命孔子。孔子不王之聖也。夫麟為聖
王來。孔子自以不王。而時王魯君無感麟之德。
怪其來而不知所為。故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
知其不為治平而至。為已道窮而來。望絕心感。
故涕泣沾襟。以孔子言孰為來哉。知麟為聖王

陶蘭亭曰白聖
人泣涕沾襟之
故

來也。曰前孔子之時。世儒已傳此說。孔子聞此
說而希見其物也。見麟之至。怪所為來。實者麟
至。無所為來。常有之物也。行邁魯澤之中。而魯
國見其物。遭獲之也。孔子見麟之獲。獲而又死。
則自比于麟。自謂道絕不復行。將為小人所獲。
獲也。故孔子見麟而自泣者。據其見得而死也。
非據其本所為來也。然則麟之至也。自與獸會
聚也。其死人殺之也。使麟有知。為聖王來。時無
聖王。何為來乎。思慮深避害遠。何故為魯所獲。

徐子升曰聖人
聖獸不能自免
上禍則豈思慮
深避害遠哉

曹正夫曰思慮
深避害遠解說
得明白曉暢

殺乎夫以時無聖王而麟至知不爲聖王來也
爲魯所獲殺知其避害不能遠也聖獸不能自
免于難聖人亦不能自免于禍禍難之事聖者
所不能避而云鳳麟思慮深避害遠妄也且鳳
麟非生外國也中國有聖王乃來至也生于中
國長于山林之間性廉見希人不得害也則謂
之思慮深避害遠矣生與聖王同時行與治平
相遇世間謂之聖王之瑞爲聖來矣剝巢破卵
鳳凰爲之不翔焚林而畋漉池而漁龜龍爲之

西証
李泉曰龜龍

張公實曰駁外
國之說

不遊周鳳龜龍之類也皆生中國與人相近巢
剝卵破屏竄不翔林焚池漉伏匿不遊無遠去
之文何以知其在外國也龜龍鳳凰同一類也
希見不害謂在外國龜龍希見亦在外國矣孝
宣皇帝之時鳳凰騏驎黃龍神雀皆至其至同
時則其性行相似類則其生出宜同處矣龍不
生于外國外國亦有龍鳳麟不生外國外國亦
有鳳麟然則中國亦有未必外國之鳳麟也人
見鳳麟希見則曰在外國見遇太平則曰爲聖

陳刺夫曰鳳麟
在外國則外國
爲聖人之國子

王于充曰以體
象朱少五証

許季升曰衰世
亦有和氣衰世
亦有麟鳳以証
孝宣西狩二事

王來夫鳳凰騏驎之至也猶醴泉之出朱草之
生也謂鳳凰在外國聞有道而來醴泉朱草何
知而生于太平之時醴泉朱草和氣所生然則
鳳凰騏驎亦和氣所生也和氣生聖人聖人生
于衰世物生為瑞人生為聖同時俱然時其長
大相逢遇矣衰世亦有和氣和氣時生聖人聖
人生于衰世衰世亦有和氣和氣時生聖人聖
之末世騏驎見于魯之西澤光武皇帝生于成
哀之際鳳凰集于濟陽之地聖人聖物生于盛

諸理露曰吉命
之人逢吉祥吉
祥豈為吉命而
來蓋相遇妙辨

泰白石曰白魚
赤易六証

衰世聖王遭一有出聖見聖物猶吉命之人逢
吉祥之類也其實相遇非相為出也夫鳳麟之
來與白魚赤烏之至無以異也魚遭自躍王舟
逢之火偶為烏王仰見之非魚聞武王之德而
入其舟烏知周家當起集于王屋也謂鳳麟為
聖王來是謂魚鳥為武王至也王者受富貴之
命故其動出見吉祥異物見則謂之瑞瑞有小
大各以所見定德薄厚若夫白魚赤烏小物小
安之兆也鳳凰騏驎大物太平之象也故孔子

穆少春日以類
相感耶

王漢陵曰商高
宗彤曰越有雉

雉祖已曰惟先
格王正厥事雉
升鼎七証

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不見太平之
象自知不遇太平之時矣且鳳凰騏驎何以爲
太平之象鳳凰騏驎仁聖之禽也仁聖之物至
天下將爲仁聖之行矣尚書大傳曰高宗祭成
湯之廟有雉升鼎耳而鳴高宗問祖乙祖乙曰
遠方君子殆有至者祖乙見雉有似君子之行
今從外來則曰遠方君子將有至者矣夫鳳凰
騏驎猶雉也其來之象亦與雉同孝武皇帝西
巡狩得白麟一角而五趾又有木枝出復合于

孫季升曰終軍
對八証

林見書曰終軍
言瑞應之兆各
符契可爲卓見

更勝勝曰類亦
帝子斬蛇事

本武帝議問羣臣謁者終軍曰野禽并角明同
本也衆技內附示無外也如此瑞者外國宜有
降者是若應殆且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而
蒙化焉其後數月越地有降者匈奴名王亦將
數千人來降竟如終軍之言終軍之言得瑞應
之實矣推此以况白魚赤鳥猶此類也魚木精
白者殷之色也鳥者孝鳥赤者周之應氣也先
得白魚後得赤鳥殷之統絕色移在周矣據魚
鳥之見以占武王則知周之必得天下也世見

孫李泉曰鸛鵒
來巢九証

武王誅紂出遇魚鳥則謂天用魚鳥命使武王
誅紂事相似類其實非也春秋之時鸛鵒來巢
古者以爲凶夫野鳥來巢魯國之都且爲丘墟
昭公之身且出奔也後昭公爲季氏所攻出奔
于齊死不歸魯賈誼爲長沙太傅服鳥集舍發
書古之云服鳥入室主人當去其後賈誼竟去
野鳥雖殊其古不異夫鳳麟之來與野鳥之巢
服鳥之集無以異也是鸛鵒之巢服鳥之集偶
巢適集古者因其野澤之物巢集城宮之內則

孫李泉曰服鳥
十証

孫李泉曰著龜
十一証

見魯國且凶傳舍人不吉之瑞矣非鸛鵒服鳥
知二國禍將至而故爲之巢集也王者以天下
爲家家人將有吉凶之事而吉凶之兆豫見于
人知者古之則知吉凶將至非吉凶之物有知
故爲吉凶之人來也猶著龜之有兆數矣龜兆
著數常有吉凶古人卜筮與吉相遇凶人與凶
相逢非著龜神靈知人吉凶出兆見數以告之
也虛居卜筮前無過客猶得吉凶然則天地之
間常有吉凶吉凶之物來至自當與吉凶之人

孫李泉曰孔甲
十二証

相。逢。遇。矣。或。言。天。使。之。所。爲。也。夫。巨。大。之。天。使。
細。小。之。物。音。語。不。通。情。指。不。達。何。能。使。物。物。亦。
不。爲。天。使。其。來。神。怪。若。天。使。之。則。謂。天。使。矣。夏。
后。孔。甲。畋。于。首。山。天。雨。晦。冥。入。于。民。家。主。人。方。
乳。或。曰。后。來。之。子。必。大。貴。或。曰。不。勝。之。子。必。有。
殃。夫。孔。甲。之。入。民。室。也。偶。遭。雨。而。廢。庇。也。非。知。
民。家。將。生。子。而。及。子。必。凶。爲。之。至。也。既。至。人。古。
則。有。凶。吉。矣。夫。吉。凶。之。物。見。于。王。朝。若。入。民。家。
猶。孔。甲。遭。雨。入。民。室。也。孔。甲。不。知。其。將。生。子。爲。

之故到謂鳳凰諸瑞有知應吉而至誤矣

楊升菴曰讀此可醒執迷瑞應之輩

王鳳洲曰韓昌黎獲麟解雜說土雜說下可
與此篇參看

白虎通

班固字孟堅。漢章帝詔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令固作白虎通。固因集是書。

五經

孔子所以定五經者。何以爲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凌遲。禮義廢壞。強陵弱。衆暴寡。天子不敢誅。方伯不敢伐。閔道德之不行。故周流應聘。異行其聖德。自衛反魯。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經。以行其道。故孔子曰。書云。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也。孔子未定五經。如何周衰。

胡叔心曰。胡著述之原委。

賀克恭曰此孔
子作春秋存經
之自

賀克恭曰此記
論語之自

賀克恭曰此周
文憲易之自

道失綱散紀亂五教廢壞故五常之經咸失其
所象易失理則陰陽萬物失其性而乖設法謗
之言竝作書三千篇作詩三百篇而歌謠怨誹
也已作春秋後作孝經何欲專制正于孝經何
夫孝者自天子下至庶人上下通孝經者夫制
作禮樂仁之本聖人道德已備弟子所以復記
論語何見夫子遭事異變出之號令失法文王
所以演易何文王受王不率仁義之道失爲人
法矣已之調和陰陽尚微故演易使我得卒至

賀克恭曰此伏
義畫卦之自

賀克恭曰此觀
收五經

于太平日月之光明則如易矣伏羲作八卦何
伏羲始王天下未有前聖法度故仰則觀象于
天俯則察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
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
以象萬物之情也經所以有也何經常也有五
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
人情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成是以聖人象天
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五經何謂
易尚書詩禮春秋也禮解曰溫柔寬厚詩教也

胡敬心曰此分結五經

疎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何常也。則黃帝已來何以言之。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理萬民。以察後世聖人者。謂五常也。傳曰三王百世計。禮元書五帝之受錄圖。世史記從政錄。帝魁已來除禮樂之書三千二百四十篇也。

楊升菴曰作經遡源五經立教纖毫不紊

○○鄉射

白虎通

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氣微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自達者。夫射自內發外貫。堅入剛象物之生。故以射達之也。含文嘉曰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天子所以射熊何。示服猛巧佞也。熊爲獸猛巧者。非但當服猛也。示當服天下巧佞之臣也。諸侯射麋者。示達迷惑人也。麋之言迷也。大夫射虎豹者。示服猛也。士射鹿豕者。示除害也。各取德所能

蓋中曰分別天子諸侯大夫士各有所主

宋濂溪曰割斷
射義無刺意

服也。大夫士兩射者，人臣示爲君親視事，身勞苦也。或曰：臣陰故數偶也。侯者以布爲之，何用人事之始也？本正則末正矣。所以名爲侯，何明諸侯有不朝者，則射之。故禮射祝曰：嗟爾不寧，侯爾不朝于王，所以故天下失業，亢而射爾，所以不射正身何？君子重同類，不忍射之。故畫獸而射之，射正何爲乎？曰：射義非一也。夫射者執弓堅固，心平體正，然後中也。二人爭勝，樂以德養也。勝負俱降，以崇禮讓，可以選士，故射選士。

葉西亭曰：又引
詞凡見有証處

大夫勝者發近而制遠也。其兵短而害長也，故可以戒難也。所以必因射助陽，選士者，所以扶助微弱而抑其強，和調陰陽，戒不虞也。何以知爲戒難也？詩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兮。因射習禮，樂射于堂上，何示從上制下也？禮曰：賓主執弓，請升射于兩楹之間。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明尊者所服遠也。卑者所服近也。所以十月行鄉飲酒之禮，何所復尊卑長幼之義？春夏事急，浚井次墻，至有子。

宋潛溪曰鄉飲
與禮射並重故
孔子云杖者出
斯出孟子云序
者射也總之一
序尊卑別貴否
耳

使父弟使兄故以事閑暇復長幼之序也王者
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者何欲陳孝悌之德以示
天下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
也言有兄也天子臨辟雍親祖割牲尊三老父
象也竭忠奉几杖授安車濡輪恭綏執授兄事
五更寵接禮交加客謙敬順貌也禮記祭義曰
祀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享三老五更于
太學者所以教諸侯悌也不正言父兄言五更
者何老者壽考也欲言所令者多也更者更也

梁武帝曰三老
五更之制始明

所更曆者衆也卽如是不但言老言三何欲言
其明于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言其明
于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
一人何以知之旣以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
王鳳洲曰二端爲國家大務篇中一一疏出
卓見軼識具在曾中矣

君子學以致其道故禮曰十年以長論語曰

宋濂曰鄉飲
與禮射並重故
孔子云飲者也
斯也
有射禮之一
行身事別發否
三書之師故則
集註甲日三卷

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者何欲陳孝悌之德以示
天下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
也尊長既盡其立曾中矣親祖割牲尊王老父
象王鳳凰曰二龍獻圖來大祿歸中一極也
五人所以成文謂以父事父一而四不宜育三
干正許之尊而更事也三未至更事入乎曰各
其間于天此人之尊而更事也至更事皆言其間
視更事皆衆也唯唯其不卧言未言三而皆言

○○○辟雍

白虎通

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太學何以爲入歲毀齒始
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入十五陰陽備故十五
成童志明入太學學經術學之爲言覺也悟所
不知也故學以治性慮以變情故玉不琢不成
器人不學不知道子夏曰百工居肆以致其事
君子學以致其道故禮曰十年曰幼學論語曰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又生而知之者
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是以雖有自然之性必

李真羅曰程子
云十五入
學至四十仕
然後定後人
自置得問已汲
二增利何由向
善

朱澄溪曰歷代
帝王賢聖莫不
尊師重道

立師傳焉。論語識曰：五帝立師，三王制之。傳曰：黃帝師力牧，帝顓頊師錄圖，帝嚳師赤松子，帝堯師務成子，帝舜師尹壽，禹師國先生，湯師伊尹，文王師呂望，武王師尚父，周公師鬻叔，孔子師老聃。天子、太子、諸侯、世子皆就師于外，尊師重先生之道也。禮曰：有來學者，無往教者也。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太學在郊。又曰：天子、太子、羣后之太子、公卿大夫之元士嫡子皆造焉。父所以不自教

師楚澤曰：學校之制取義甚深，現于制詩，禮可見矣。

子何爲世瀆也？又授之道當極說陰陽夫婦變化之事，不可父子相教也。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朋友之道也。又曰：曰也視，予猶父也，父子之道也。以君臣之義教之，君臣之道也。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圓文，以法天子雍水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爲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也。雍之爲言壅也。壅，天下之殘賊，故謂之辟雍也。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外圓者欲使觀之。

葉典中曰前解
壁此解泮俱悉
先王取義之音

平均也。又欲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不言圓辟何又圓于辟何以知其圓也。以其言辟也何以知有外也。又詩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芹。詩訓曰水圓如璧諸侯曰泮宮者半于天子宮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耳其餘壅之言垣宮名之別尊卑也。明不得化四方也不曰泮雍何嫌但半天子制度也。詩云穆穆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鄉曰庠里曰序庠者庠禮義也序

王鳳洲曰程云
子云古者家有
塾黨有庠三老
坐于里門察其
長幼出入揖遜
序誦歌訟誦無
非礼義也即此
音

者序長幼也。禮五帝記曰帝庠序之學則父子有親長幼有序善如爾舍明令必次外然後前民者也。未見于仁故立庠序以導之也。教民者皆里中之老而有道德者為右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悌行義立五帝之德朝則坐于里之門弟子皆出就農而復罷示如之皆入而復罷其有出入不時早晏不節有過故使語之言心無由生也。若既收藏皆入教學立春而就事其有賢才美質知學者足以開其心頑鈍之民

宋潛溪曰靈臺之義後學不可不知

武及泉曰初制立法一一按天地陰陽取義遠矣

亦足以別于禽獸而知人倫故無不教之民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弃之明無不教民也天子所以有靈臺者何所以考天人心察陰陽之會揆星辰之證驗為萬物獲福無方之元詩云經始靈臺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顯有能褒有行者也明堂上圓下方入窓四闔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入窓象八風四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

戶法三十六兩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

十六兩即四時

八節二十四氣七十二風即候也五日為一候三氣為一氣六候為一月七十二候為一年也

八風見下篇

楊升菴曰學校之設不特五倫六藝有教即周旋俎豆優游絃誦具非教也不特年齒賢否為教即規模制度一俯一仰莫非教也其修齊治平之要歟

災變

白虎通

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謹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忠慮也援神契曰行有點缺氣逆于天情感變出以戒人也災異者何謂也春秋潛潭巴曰災之言傷也隨事而誅異之言怪先感動之也何以言災有災也春秋曰新宮火三日哭傳曰必二日哭何禮也災三日哭所以然者宗廟先禮所處鬼神無形體曰今忽得天火得無為災所中乎故哭也變者何謂變者非

陸象山曰孔子
言災異于春秋
以為後王戒而
君子有取焉曰
為正公若事應
故也

魯曰三代而下祚盛治者無害漢之文景然當時日食地辰山崩水潰長星彗孛字星之類皆言承天心清張安吳王前代則水旱龍亡之應見矣

常也。耀嘉曰：禹將受位，天意大變，迅風靡木，雷雨晝冥，服乘者何？謂衣服乍大乍小，言語非常，故尚書大傳曰：時則有服乘也。孽者何？謂也。曰：介蟲生為非常。尚書大傳曰：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龜孽。堯遭洪水，湯遭大旱，示有譴告乎？堯遭洪水，湯遭大旱，命運時然，所以或災變，或異何？各隨其行。曰：其事也。霜之為言亡也。陽以散亡，雹之為言合也。陰氣專精積合為雹。日食者必殺之，何？陰侵陽也。鼓，日牲于社，社者眾陰

崇中曰：歷歷張變

之主，以朱絲繫之，鳴鼓攻之，以陽責陰也。故春秋曰：日食，鼓用牲于社，所以必用牲者，社地別神也。尊之故不敢虛責也。日食大水，則鼓用牲于社，大旱則雩祭求雨，非苛虛也。勃陽則下求陰道也。月食救之者，陰失明也。故角尾交，日月食救之者，謂夫人擊鏡，傳人擊杖，庶人之妻櫛搔。

楊升菴曰：胡五峰云：變異見于天者，理極而通數窮而更勢盡而反氣滋而息興者將廢。

成者將敗人君爲天命之主所宜修省以答
大戒也此說足補註疏

白虎通

○○八風

張公實曰首生
提綱

胡淑心曰叙八
風之候

風者何謂也風之爲言萌也養物成功所以象
八卦陽生于五極于九五九四十五日變變以
爲風陰合陽以生風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
條者正也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衆也
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者清其也四十五日
景風至景大也陽氣長養四十五日涼風至涼
寒也行陰氣也四十五日昌熾風至戒收藏也
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陰陽未合

胡愍曰叙八風之應

胡愍曰叙王者承風以行事

化也。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大也。同陽氣也。故曰條風至。地暖。明庶風至。萬物產。清明風至。物形。乾景風至。疎造實。涼風至。黍禾乾。昌盍風至。生蓍麥。不周風至。蟄蟲匿。廣莫風至。則萬物伏。是以王者承順之。條風至。則出輕刑。解稽留。明庶風至。則修封疆。理田疇。清明風至。出幣帛。使諸侯。景風至。則爵有德。封有功。涼風至。報地德。化四鄉。昌盍風至。則申象刑。飾囹圄。倉不周風至。則築宮室。修城郭。廣莫風至。則斷大辟。行

獄刑

楊升菴曰。此篇凡四層。首段為一篇之冒次。段叙八風之取義。第三段叙八風之徵應。末段叙王者承順八風以出政治。通篇平鋪直叙。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

楚風行水土自然成文

楚風王莽承則人風以出則故與風平軌直
則除人風之邪雜三則除人風之煩熱未
財代莽曰此論風四言月則一蘇之月必
熾庶

○○三教

白虎通

王九章曰叙三代尚忠尚質尚文見立教之損益處

王者設三教者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三
正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
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
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
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繼周尚黑制與夏同三
者如順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樂稽曆嘉曰
顏回尚三教變虞夏何如曰教者所以追補敗
政摩弊溷濁謂之治也舜之承堯無爲易也或

王九章曰忠信
文三教原一體
無偏尚處

曰三教改易夏后氏始高宗亦承弊所以不改
教何明子無改父之道也何言知高宗不改之
以周之教承以文也三教所以先忠者行之本
也三教一體而分不可單行故主者行之有先
後何以言三教並施不可單行也以忠敬文無
可去者也教所以三何法天地人內忠外敬文
飾之故三而備也即法天地人各何施忠法人
敬法地文法天人道主忠人以至道教人忠之
至也人以忠教故忠為人教也地道謙卑天之

方初菴曰歷引
經典立教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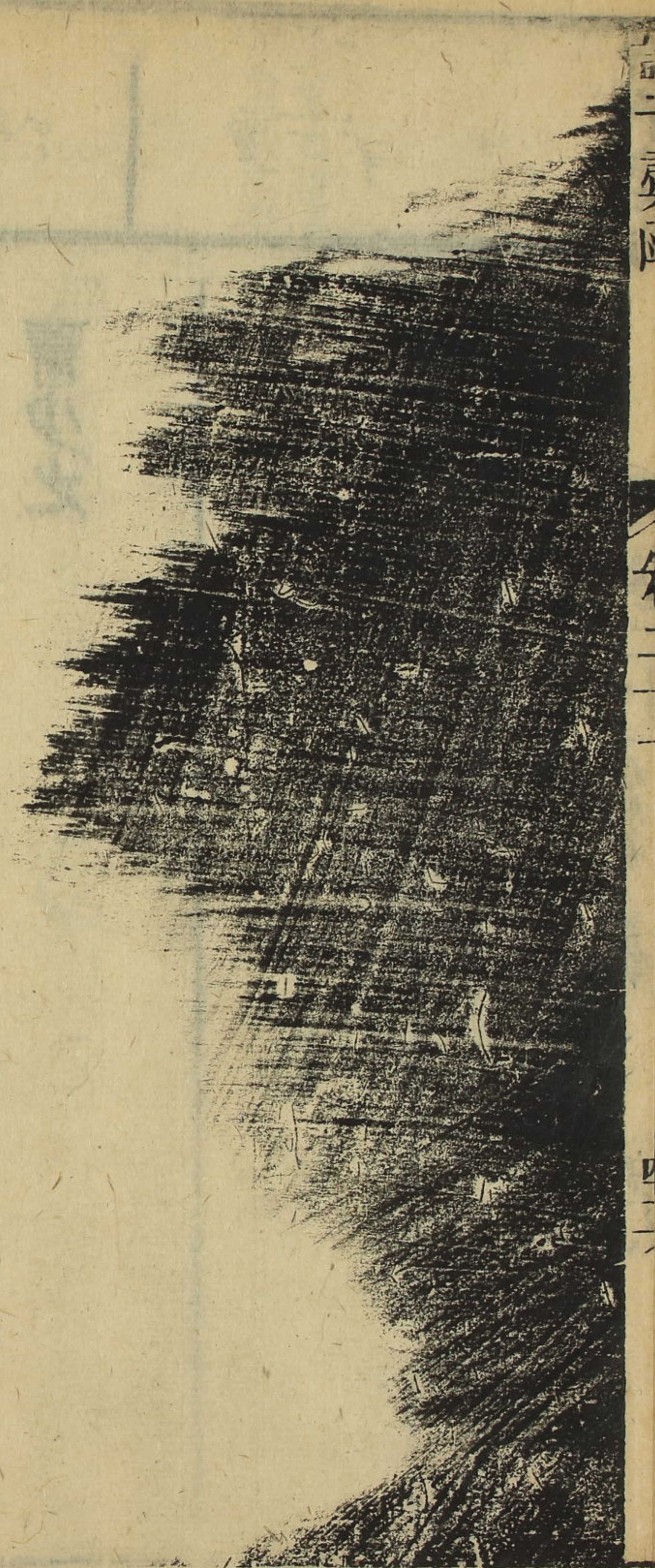
王九章曰見三
教之流弊

所生地敬養之以敬為地教也教者何謂也教
者效也上為之下効之民有質朴不教不成故
孝經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論語曰不教民
戰是謂弃之尚書曰以教祗德詩云爾之教矣
欲民斯効忠形于惇誠故失野敬形于祭祀故
失鬼文形于飾貌故失薄夏后氏用明器殷人
用祭器周人兼用之何謂曰夏后氏教以忠故
先明器以尊孝子之心也殷教以敬故先祭器
敬之至也周人教以文故兼用之周人意至文

王九臯曰借言
以收三代之教

也。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
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故有死道焉，以
奪孝子之心也；有生道焉，使人忽倍也。故竹器
不成，用木器不成；斷瓦器不成；沫琴瑟張而不
平，竿笙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簋簠，縣示備物
而不可用也。孔子曰：為明器者，善無備者不仁。
塗車、蓊靈，自古有之，言今古皆然也。

王鳳洲曰：三代之忠，敬文其立法也；法天地
文其初意也；而未免忠失于野，敬失于鬼，文
失于薄者，皆有古人之風焉。故孔子曰：行夏
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見三代忠敬文為
百王不易之法，不得以失于野，失于鬼，失于
薄少之。



風俗通

應劭漢和章朝爲大山太守作風俗通
爲一時鉅典誠爲政辨風正俗之本也

○○三皇

師楚澤曰晉天
文志三皇邁德
七曜順軌

方希古曰元命
包三皇者煌二
也道燭然顯明

春秋運斗樞說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皇者
天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爲
設言而民不違道德玄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
皇者中也光也弘也含弘履中開陰陽布剛正
含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
美不可勝量禮號諡記說伏羲祝融神農含文

楊升菴曰三皇
一載于春秋
運樞一載于禮
旋謚記一載于
金鑑記一載于
于尚書大傳俱
不符今

嘉記處戲燧人神農伏者別也變也戲者獻也
法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成
伏貢獻故曰伏羲也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為
熟令人無復腹疾有異於禽獸遂天之意故曰
遂人也神農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始作耒耜教
民耕種美其衣食德濃厚若神故為神農也尚
書大傳說遂人為遂皇伏羲為戲皇神農為農
皇也遂人以火紀火太陽也陽尊故託遂皇於
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蓋天非人不

因八非天不成也神農悉地力種百蔬故託農
皇於地天地人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

禮記大司馬曰古者
辨為而治無制
作百取火氣既
則燧人氏次伏
義作八卦次神
農氏作耒耜則
定三皇者夫宜
首燧人與伏羲
神農

謹按易稱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
于天俯則觀法于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
以類萬物之情結繩為網罟以田以漁伏羲氏
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
教天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通其變使民不
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唯獨叙二皇不及遂人
遂人功重于祝融女媧文明文見大傳之義斯

近之矣

楊升菴曰表彰三皇可謂有功萬世
王鳳洲曰白虎通云皇君也美也大也大人
之總美大稱也時質故總之也號之爲皇者
煌煌人莫違也與此篇同一闡發

五帝

風俗通

易傳禮記春秋國語太史公記黃帝顓頊帝嚳
帝堯帝舜是五帝也

楊升菴曰易緯
云帝者天號也
德配天地不私
公立於之曰帝

謹按易尚書大傳天立五帝以爲相四時施生
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刑
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黃帝始制
冠冕垂衣裳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禮文法度興
事創業黃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德四季與地
同功故先黃以別之也顓者專也頊者信也言

王仲山曰弘明
集三皇統矢五
帝御宇道含中
而遠大德普發

言二身臣
而五均

許至升臣將五
帝顧名思義確
然莫華

其承易文之以質使天下蒙化皆貴貞慤也。譽
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譽然若酒之
芬香也。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煥炳最高明
也。推行道德舜者推也。循也。言其循堯緒也。
蔡白石曰。書正義云。帝者天之一名言天蕩
然無心忘于物。我公平通遠舉事審諦故謂
之帝。五帝道同于此。亦能審諦故取其名。而
此篇又各推原其盛美句句鼎彝

三王

風俗通

此項山曰此論
文王功臣

禮號諡記說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尚書
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詩說有命自天命此文
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儀刑文王萬國作孚。春
秋說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謹按易稱湯武革命。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
賁八百人。禽紂于牧之野。惟十有三祀。王訪于
箕子。詩云。亮彼武王。張伐大商。勝殷遏劉。耆定
武功。由是言之。武王審矣。論語文王率殷之叛

王子充曰老子
域中四大道大
天大地大王亦
大禹以功文以
德湯武以征誅
可為四大

者子景伯

卷二十一 風俗通 三王

年

詩季升曰根莖
雖說者自虎通
三德天地稱
帝仁義所稱王
以別優劣也

國以服事殷時尙臣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經
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王業始兆于此耳俗
儒新生不能採綜多其辨論至于訟閭大王王
季皆見追號豈可復謂已王乎禹者輔也輔續
舜後庶績洪茂自堯以上王者也于孫據國而
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論舜禹本以白豕砥行顯
名升爲天子雖復更制不知名著故因名焉經
曰有鯀在下曰虞舜僉曰伯禹禹平水土是也
湯者攘也昌也言其攘除不軌改毫爲商成就

王道天下熾盛文武皆以所長夫擅國之謂主
能制割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王者往也
爲天下所歸往也

楊升菴曰韓詩外傳王者往也善養生人者
也故人尊之善辯治人者也故人安之善顯
設人者也故人親之善粉飾者也故人悅之
四德其而天下往之四德無一而天下去之
往之之謂王去之之謂亡可作此註疏

卷二十一
三

五伯

風俗通

春秋說公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五伯也

楊升菴曰孝經
物命訣云三皇
步五帝驟五伯
驚又禮斗威儀
云帝者得其英
華者得其根
核者得其附
麗又摘輔家云
帝不先義任道
德王不先力尚
仁義伯不先正
尚武力

謹按春秋左氏傳夏后太康娛於耽樂不循民
事諸侯僭差於是昆吾氏乃為盟主誅不從命
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氏豷韋氏復續其
緒所謂王道廢而伯業興者也齊桓九合一匡
率成王室責彊楚之罪復青茅之貢晉文為踐
土之會脩朝聘之禮納襄荊帶翼戴天子孔子
稱民到於今受其賜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

卷二十一 風俗通 五伯 五

薛德溫曰叙以
五伯優劣興廢
大有關係

謫而不正至於三國既無歎譽一言而繆公受
鄭甘言置戎而去違黃髮之計而遇殺之敗殺
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爲殉詩黃鳥之所爲作
故謚曰繆襄公不度德量力慕名而不綜實六
賜五石先著其異覆軍殘身終爲僂笑莊王僭
號自下摩上觀兵京師問鼎輕重恃彊肆忿幾
亡宋國易子析骸厥禍亦巨皆無興微繼絕尊
事王室之功世之紀事者不詳察其本末至晝
于竹帛同之伯功或誤後生豈不暗乎伯者長

王九皇自請三
皇五帝三王合
之五伯見三五
復反亦一定數

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或○曰○霸○者○把○
也○駁○也○言○把○持○天○子○政○令○糾○率○同○盟○也○桓○公○問○
管○仲○吾○何○君○也○對○曰○狄○困○于○衛○復○兵○不○救○須○滅○
乃○往○存○之○仁○不○純○爲○霸○君○也○蓋○三○統○者○天○地○人○
之○始○道○之○大○綱○也○五○行○者○品○物○之○宗○也○道○以○三○
興○德○以○五○成○故○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至○道○不○遠○
三○五○復○反○譬○若○循○運○環○順○鼎○耳○窮○則○反○本○終○則○
復○始○也○

楊升菴曰孫綽云道一者帝德充者王依仁

仗義者伯又阮籍通老論云三皇依道五帝
仗德三王施仁五伯行義強國任智蓋優劣
之異厚薄之降也又文子云伯者伐亂禁暴
興賢良廢不肖匡邪以為正攘險以為平矯
枉以為直明于施舍開塞之道乘時因勢以
服役人心者也讀三書乃知帝王不與則伯
一不可少蓋伯以分帝主之潤也

○○羽

風俗通

胡叔心曰虞書
命曲樂云詩言
志歌詠言聲以
永律和聲入音
克諧無相奪倫
是也

胡叔心曰此即
宮偏也

謹按劉歆律書羽者字也物聚藏宇覆之也
五行爲水五常爲智五事爲德凡歸爲物故聞
其宮聲使人溫潤而廣大聞其商聲使人方正
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整齊而好禮聞其徵聲
使人惻隱而博愛聞其羽聲使人善養而好施
宮聲亂者則其君驕商聲錯者則其臣壞角聲
繆者則其民怨徵聲洪者則其事難羽聲差者
則其物亂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

胡淑心曰聞其
樂而知其德者
以聲音之道與
政通故也

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
夫音樂至重所感者大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
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
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楊升菴曰當與季札觀樂篇並傳

○○○瑟

風俗通

謹按世本必義作八尺一寸四十五絃黃帝書
泰帝使素女鼓瑟而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
二十五絃春秋師曠為晉平公奏清貞之音有
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進于廊門之扈再奏之而
成列三奏之則延鵠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
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
為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于清徵乎師曠
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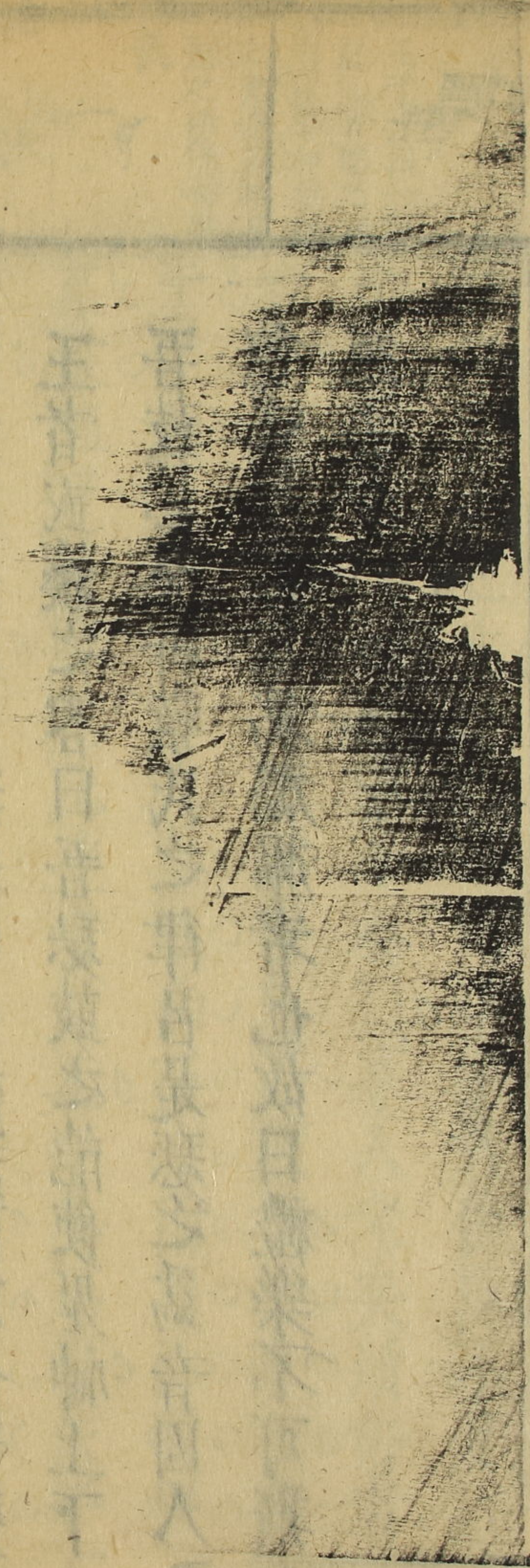
王子充曰原
博樹琴瑟至祖
考來格止實今
位群臣德讓焉
獸禽曉風來
儀基師曠之謂
乎

王子充曰一鼓
瑟也有德之君
則以導和無德
之君適以招戾
戾之所係神矣
哉

可○昔○黃○帝○駕○象○車○交○龍○畢○方○竝○轄○蚩○尤○君○前○風○
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後○蟲○蛇○伏○地○大○合○鬼○
神○于○泰○山○之○上○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
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
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
雲○從○西○北○起○再○奏○之○暴○風○回○至○大○雨○澧○沛○裂○毗○
幕○破○俎○豆○墮○廊○瓦○凡○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
室○側○身○遂○疾○痛○晉○國○大○旱○赤○地○三○年○故○曰○不○政○
德○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今○瑟○長○五○尺○五○

寸非正器也

楊升菴曰韓昌黎云客有操瑟而求仕于齊
王者或讓之客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
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是瑟之爲音因人
德之厚薄以爲禍福者也故曰禮樂不可斯
須去身



○○○琴

風俗通

謹按世本神農作琴尚書舜彈五弦之琴歌南
 風之詩而天下治詩云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雅
 琴者樂之統也與八音並行然君子所常御者
 琴最親密不離于身非必陳設于宗廟鄉黨非
 若鍾鼓羅列于虞懸也雖在窮閭陋巷深山幽
 谷猶不失琴以為琴之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
 聲不譁人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
 和人意氣感人善心故琴之為言禁也雅之為

古子无日惟不
 離于身故孔子
 亦必學于師襄
 後世莊人之圖
 一曲終而匠人
 之將甲者進曰
 以為陽虎也故
 國之令非也請
 能而退此亦琴
 之力也

王子充曰知解
世人之圖即動
之神化也

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夫以正雅之聲
動感正意故善心勝邪惡禁是以古之聖人君
子慎所以自感因邪禁之適故近之間居則爲
從容以致思焉如有所窮困其道閉塞不得施
行及有所通達而用事則著之于琴以抒其意
以示後人其道行和樂而作者命其曲曰暢暢
者言其道之美暢猶不敢自安不驕不溢好禮
不以暢其意也其遇閉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
曰操操者言遇萬遭害困厄窮迫雖怨恨失意

王子充曰引伯
牙事尤有情

猶守禮義不懼不懼樂道而不失其操者也伯
牙方鼓琴鍾子期聽之而意在高山子期曰
善哉乎巍巍若太山頃之間而意在流水鍾子
又曰善哉乎湯湯若江河子期死伯牙破琴絕
絃終身不復鼓以爲世無足爲音者也今琴長
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也七絃者法七星也

王鳳洲曰守正二字作主張所謂聲音之道
與政通也



○○○筑

風俗通

王九臯曰荆軻有肥高漸離有氣

謹按太史公記燕太子丹遣荆軻欲西刺秦王與客送之易水而設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歌爲濮上音士皆垂髮涕泣後爲羽聲慷慨而索暝目髮盡上結冠荆軻入秦事敗而死漸離變名易姓爲人不保匿作于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伎癢不能出言曰彼有善不善從者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作樂召前使擊筑一坐稱美賜酒而漸離念

張公實曰漸離
非技藝而然也
思深遠耳

郭沫若曰朴之
不中惜哉

久畏約母窮已時乃退出裝匣中筑與其善衣
更容貌而前莫不驚愕下與亢禮以為上客使
擊筑歌無不滄泣而去者宋子容傳之聞于秦
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始皇惜其
善擊筑重殺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
稍益近之漸離乃以鉛置筑木中後進得近舉
筑朴始皇不中于是遂誅

楊升菴曰此時荆軻有靈當為默助何竟陷
覆轍也惜哉

○○五嶽

風俗通

愚安止曰昔大
舜陟帝位歲二
月巡狩者至岱
宗崇望山川則
泰山之重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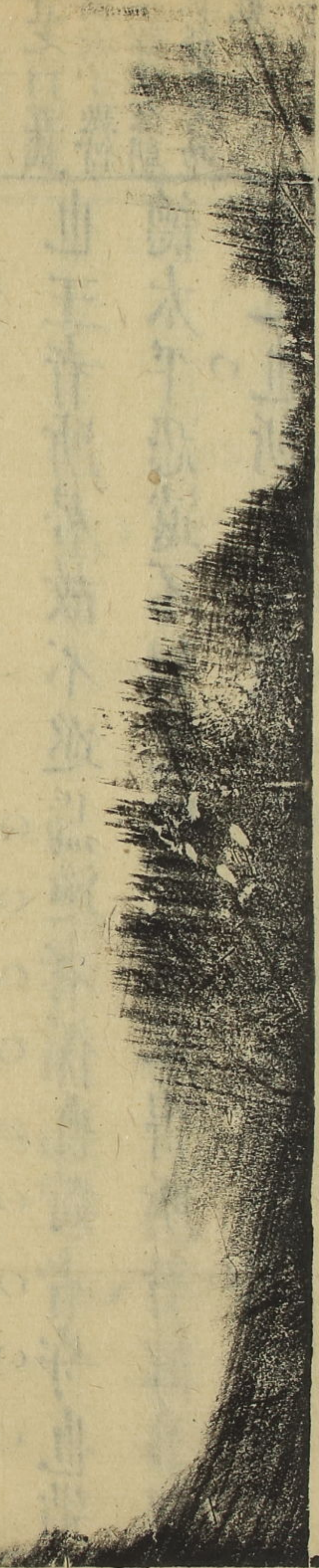
東方泰山詩云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尊曰岱宗
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雲觸石而出膚
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其惟泰山乎故為
五嶽之長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功成封禪
以告天地孔子曰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
十有二岱宗廟在博縣西北三十里山虞長守
之十月日合涼臘月月酒凍正月日解凍皆太
守自侍祠若有穢疾代行事法七十萬五千三

廖安止曰舜五
月南巡狩至南
岳八月西巡狩
至西岳十一月
北巡狩至北岳
而中岳為帝都
已在正月始陟
位之初事矣

牲燔柴土福脯三十朐縣次傳送京師四嶽皆
王同禮南方衡山一名霍霍者萬物盛長垂枝
布葉霍然而大廟在廬江潛縣西方華山華者
華也萬物滋然變華于西方也廟在弘農華陰
縣北方恒山恒者常也萬物伏藏于北方有常
也廟在中山上曲陽縣中央日嵩山嵩者高也
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廟在潁川陽城縣
謹按尚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岱宗泰
山也望秩于山川遂見東岳東后諸侯也合時

湛置之曰五載
之內天子巡狩
者一諸侯來朝
者四繼之考功
德也

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二
死贄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
西巡狩至于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二月北巡狩
至于北嶽北嶽恒山也皆知岱宗之禮中嵩高
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
德太平恐遠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自親
行之也所以五載一出者蓋五歲再閏天道大
備嶽者埆功考德黜陟幽明也
楊升菴曰此封禪書也



〇〇〇四瀆

風俗通

五九皇曰大禹
治水東漸西被
朔南暨俱在指
掌中

河出燉煌塞外崑崙山發源注海易河出圖聖
入則之禹貢九河既道詩曰河水洋洋廟在河
南滎陽縣河隄謁者掌四瀆禮祠與五嶽同江
出蜀郡湔流互徼外嶠山入海詩云江漢陶陶
禹貢江漢朝宗于海廟在廣陵江都縣淮出南
陽平氏桐柏大復山東南入海禹貢海岱及淮
淮沂其又詩云淮水湯湯廟在平氏縣濟出常
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沮禹貢浮于汶達于濟廟

在東郡臨邑縣

蓋之曰推也
公孫水心事

謹按尚書太傳禮三正記江河淮濟為四瀆濟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圻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河者播為九流出龍圖也淮者均均其務也濟者齊齊其度量也

楊升菴曰一篇禹貢要略

○○○待士

慎陽子

唐劍川曰奉擬
左權僞傲之態
驕慢之詞知凡

崔仲亮曰此讀
亦一得

齊王饗徵君以半次及李玄為其齊國之東鄙賢士也次及孔紹祖曾得為其魯為齊之一壤也左權獨耻之乃據楹而笑謂齊王曰昔者楚趙會兵之際有按劍絕羣一言而定楚趙之盟者王以為誰乎齊王笑曰此非平原之食客毛遂也曰毛遂為趙之長城而王輕之何也曰寡人聞之醜女不能冶時盛則變醜士不能忠恩盛則激若毛遂者特激於恩之所感耳故曰戰

洪宣之日即手
遂自存之意也
但幸遂太露此
稍金著

國無默默之士亂世無優優之臣其是之謂乎
日噫何王之懷抱不明也夫口舌長短之士使
之在定國則默矣爭利怵威之臣使之在治世
則優矣孰謂士有不易之行哉宜王之席臣於
未光而不能激也且夫以齊魯之士則親之非
齊魯之士則疏之是臣之後於三子宜矣苟有
士產於絕國者聞王之風而歸之其視臣猶臣
之視齊王之士也王將何以待之乎臣與徐淵
張裘朱儁四臣者皆食客之徒無重於齊國必

唐制川日終是
微能

一辱之後天下之賢俊必以臣之故而逝矣由
此觀之臣雖食客未嘗不為齊重也齊王有慚
色自是宴饗齊王獨加禮焉

王鳳洲曰此等文全是戰國策其一篇主意
又絕類李斯諫逐客書更出一機軸便覺文
氣奇逸

知義
謂諸公曰

庶幾
又強李氏駁客書更出一批轉與劉文
王鳳洲曰此等文全大彈國策其一論主章
西自吳襄饗齊王酈公劉焉
此贈文曰雖食客米嘗不為齊重也齊王亦謝
一魯公對天下之賢公以引文效而此

君賜

慎陽子

洪宣之曰微君
四氣侃然

魯王以鹿羹餽微君微君謂使者曰憲有疾不
能陳謝亦不敢嘗使者曰君有羹惠于子豈辭
一謝乎微君曰子知羹之為重而惡知有重于
羹者哉夫鹿羹雖美固獸也魯王烹而薦之以
鼎非士不餽餽士而使士不及嘗奔走請庭而
謝何王之待士不如待一獸乎使者出明日使
孔紹祖謝魯王魯王日子之師奚不悅寡人也
寡人餽以鹿羹之鼎受而不報又辱其使是以

洪宣之口孔生
元善說詞

桂宣敬曰因事
納海善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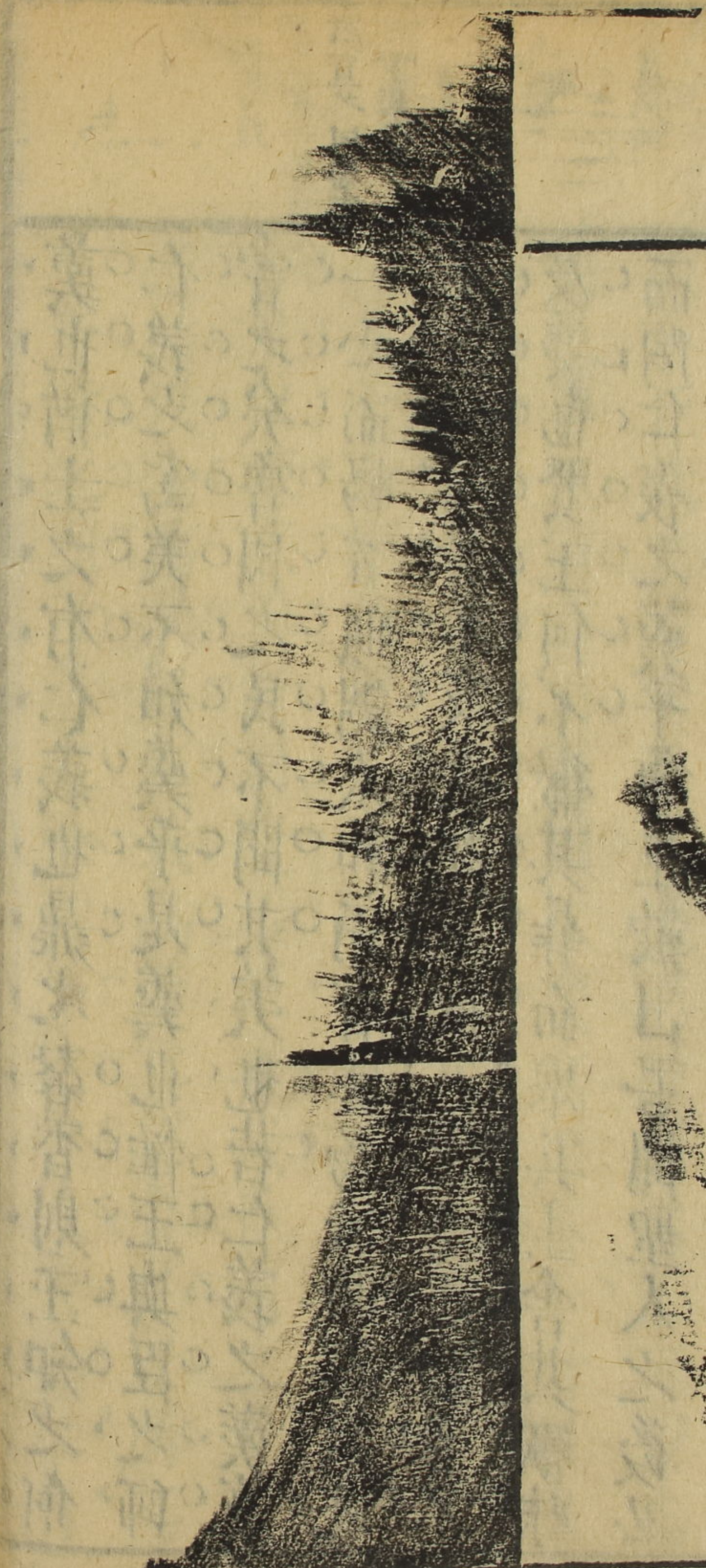
寡人之餽爲非禮也。孔紹祖對曰：臣之師也有疾，適遇鼎餽之榮，憂欣交洽，敢不拜嘉。特以疾故，令臣代詣于賢王之庭，而陳謝焉。王母以爲簡也。魯王解容而道曰：叔度無深恙乎？對曰：嗅王之美疾，瘳其十之五；嘗王之羹疾，瘳其十之九。其一未瘳，是以不克履也。魯王喜曰：鼎之馨香足以瘳疾，與對曰：豈惟瘳疾哉？臣聞之天子諸侯，以士爲鼎，以仁義爲羹，其馨香足以薦之上帝，達之祖考，蒸之社稷，布之民人。夫鼎之有

洪宣之口忠言
可學聖石

羹也，猶士之有仁義也。鼎之馨香，則王知之何仁義之爲美，不如羹乎？是羹也，惟王與臣之師嘗之矣。魯國之民不聞其美也。若仁義之羹，烹一心而暢百順，調太和而育萬物，若嗜淵泉之洋洋而渴者不及飲，觀五稼之豐茂而饑者不及饗也。賢王何不徹其鼎而舉其士，舍其獸味而陶仁義之羹乎？魯王歎曰：吾聞聖人之後必有賢者繼焉，其子之謂矣。

王鳳洲曰：徵君持已自峻，對君則忠至其點。

綴髀美曲折典雅由其胷中若汪洋千頃故也



○○○色荒

慎陽子

佳仲是曰六慎
即在荒中此
及其日

楚王田于雲夢，俘野女爲姬，徵君追而諫曰：臣聞國有六慎者，興有六荒者，亡。今王日載其荒，國焉不亡？楚王曰：咨何言之厲也？徵君曰：臣不能佞，是以厲于王乎？楚王曰：何謂六荒？曰：獸而無度，則荒；色而無度，則荒；味而無度，則荒；役而無度，則荒；音而無度，則荒；棄賢而事鬼，則荒。慎此六者，國其不亡。楚王曰：寡人兼乎？曰：兼夫王輕身遊於雲夢之藪，春不振旅，而蒐秋不治兵。

而彌九月不返國荒於獸也王之宮粲姬盆幕
融如陽春今又得野女而狎之荒於色也酣以
香茅之醴飽以湘波之魚文羞珍饌鬱乎穰穰
日夜沉湎而不知疲荒於味也歌姬倚瑟舞姝
歸蕭鍾鼓鏗鏘管籥嚶嚶長夜不輟荒於音也
築倒景之臺而眺衡岳望祝融臺高九疊猶以
爲望而茫也又襲其上木標其棟宇渥具丹青
雕其錦石懸十年之廩一朝而虛之荒於役也
景臺之下繪以浮圖列即事遊方乞食之徒

崔仲晃曰鋪叙
楚王之六荒如
六室後却呵房
呂賦

崔仲晃曰隨扈
隨鹿

崔仲晃曰此引
亡國之六荒經
二可異

採藥以煉之巫覡以淫之而無變楚之俗荒於
鬼也此六者皆諸侯之敗德也而王兼之其何
以存國昔石羿荒於甲而有窮亡太康荒於酒
而不反國也甲荒於鬼而諸侯畔紂荒於靡靡
之樂而殷亡幽王荒於褒姒而周亡始皇荒於
土木兵革之役而秦亡六帝有天下者以荒而
亡國况諸侯哉有一其荒亦不免於亂亡之禍
况其兼哉臣不敢謗王也佻女於雲夢楚國之
民皆以王爲色荒而又見襄王之故事矣臣今

律仲是日馬出
事情如畫如傳

律仲是日楚王
可謂男子從說
者矣

日諫而王不聽則王之追遊於田罪也臣欲解佩而行請侯方以臣爲得志於楚故王不命臣而王追之使無以雲夢之遊爲諸侯笑是亦臣之勞於楚也王母惡焉楚王悔而言曰此不穀之戾也乃命左右削其女微君諫曰不可夫雲夢之女不求於王而王寵之不怨於王而王削之是以臣之諫而寄戮於色也王欲削一女以示遠則王之宮有歌舞之姬百人王亦豈能盡削乎王不能削則雲夢之女削之行爲楚王乃

逐雲夢之女而作田誓

楊升菴曰楚王淫荒于田因微君之諫而作田誓此亦諸侯之賢者也惜其不克奮厥志以匡扶漢室而田誓一作之後竟無聞焉且田誓不載其文豈文不如耳誓抑外史失之歟

○○○平刑

慎陽子

蜀王問後君曰今廷尉平平後君對曰夫平刑者必先平其心是以刑清而人說今之爲廷尉者刑不當其罪罰不當其過以貨爲權衡而折刑于民民以輕過而受重刑微罪而得厚罰故笞者多桎梏不赦者多無刑禁弛而暴者多縱逸囹圄成市強弱相欺暇則羣酗淫戲以爲樂讞則垢衣穢面而乞憐累之以日月淪之以年歲而終莫之平也自廷尉不平而郡縣之有司

吳越臣曰提神

程貨殿曰道盡廷尉之弊端

王子充曰賄賂
公行墨吏之態
如此

吳獻臣曰節君
之論直與曾子
對陽膚立傳

皆效其刑罰亦以貨爲權衡是故刑之不平以
貪致也貪則餒而諛廉則剛而直故貪者若明
廉者若愚此刑之所緣而疑斷也是故郡縣之
失刑于民者其起于廷尉之不平乎雖然廷尉
之不平亦視乎國之誅賞黜陟焉爾矣今無罪
者誅無功者賞無過者黜有過者陟由此觀之
廷尉安得而平哉龔勝曰人主正而廷尉平廷
尉平而郡縣理郡縣理而萬民治刑措之風其
庶矣蜀王曰善

王鳳洲曰以郡縣之失刑起于廷尉之不平
廷尉之不平視乎國之誅賞黜陟推本之論
也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諫獵

慎陽子

魏王獵于圃田之澤，殺石闢而追之。見魏王曰：「賢王欲公室之強乎？」魏王曰：「寡人欲強公室，奈諸侯何？」徵君曰：「是賢王長諸侯之張羅而獵其後也。雖然，賢王不欲公室之強，則已。苟得奮其志，諸侯何畏焉？」今賢王既不能強其公室，而又以微行敵諸侯，何也？憲園之山林，數澤土之與鳥獸羣而棲者也。故獵士則強，獵禽則荒。惟賢王能得其士而失其禽，庸主能得其禽而失其士。

王宗晉曰：與孟
子澤土臺也。鳴
獸發言相上下

張公實曰委曲
去道

王宗實曰引文
王近已尚尤合
獵事

士夫士國之雄也其潛隱於薮澤之間亦欲望
賢王之獵也今王輕十乘而爲此遊將欲獵士
乎抑欲獵禽乎獵士則士必振羽翼而爭投於
王之羅獵禽雖鸞鳳騶虞不能益於國也王何
不令賢士之藪澤張仁義之網羅而田獵哉昔
文王獵于渭國人皆以文王爲獵禽也而不知
惟士之獵故一獵而得昌尚天下稱明焉今以
王之賢而不效文王之獵宜士之不遊于國也
魏王乃止其田而還

王鳳洲曰讀此覺晏子春秋諫敗及別向說
苑諫敗俱未到其懇至

諸子彙函卷之二十一終

